

# 做田

鍾理和

## 導讀

鍾理和人生的晚期，回到了美濃的鄉間，與農民生活在一起，並常常下田勞作，親身體驗了農民貧困的生活與耕作的艱辛。〈做田〉即取材於農村生活。它既寫出了農民勞動的辛勞，也揭示了農民堅韌的生命力，寫出了勞動耕耘的歡欣。

本篇的題材，人物與自然環境，都是農村中常見的。作者寫來洋溢著一種鄉野大地的泥土氣味，真切、質樸、自然，絕無雕琢虛矯之氣，誠為典型的田園文學。

## 本文

尖山洞田四面環山，除開東邊的中央山脈，其餘三面都是小山岡，大抵土質礫薄，只生茅茨。

中央山脈層巒疊嶂，最外層造林局整理得最好的柚木埋遍了整面山谷，嫩綠而透明，呈著水彩畫的鮮顏色；次層是塗抹得最均勻的，鬱鬱蒼蒼的一片深青；最裡層高峰屹立，籠著紫色嵐氣，彷彿仙人穿在身上的道袍，峰頂裹在重重煙靄中，看上去莊嚴，縹緲而且空靈。

天空清藍淨潔，恍如一匹未經漿洗過的丹士林布。太陽剛剛昇出一竹竿高。一朵白雲在前面徘徊著。東南一角更湧起幾柱白中透點淺灰的雲朵。

天，和雲，和山的倒影，靜靜地躺在注滿了水的田隴裡。犁田的人把它們和著土塊帶水犁起，它們就和田裡茂盛的菁豆之類糾纏在犁頭上，像圍脖一般，犁走兩步就纏成一大堆，好像整塊田都掛在那裡了，前邊的牛踉踉蹌蹌，並且停下來。

犁擱淺了！

「嘔！」

犁田的人大聲叱喝，舉起牛鞭向空一揮。

「嘔！媽的，我揍死你！」

牛一驚，奮勇向前，兩條牛藤拉得就如兩條鋼索，然而好像在地上紮了根，祇是不動。這是難怪呢，天和山都掛到犁頭上來了，怎麼會拉得起！

犁田的人滿臉晦氣，彎腰清除那些扭纏在一塊的累贅。故是犁又輕快起來了，牛在前面拉得十分有勁，人又有了吹口哨的心情。

犁罷田，便用十三齒耙「打粗坯」。然後拿「盪棍」熨平。至此，一塊田便像一領攤開了灰色毛氈，又平坦，又熨貼。

這就可以插秧了。

蒔田的人全俯著腰，背向青天，彷彿一隻隻的昆蟲，然而這些昆蟲並不向前進，而是一隻隻的往後退著。男人光著暗紅色的脊樑，太陽在那上面激起鋼鐵般的幽鈍的光閃，有如昆蟲的甲殼。然而晨風陣陣吹來了，給人們拂去了逐漸加強的暑熱。

年輕女人做田塍，或砍除田塍及圳溝兩旁的雜草。她們穿著艷麗的花布短衫，腰間用條花帶結紮著，那包在竹笠上的藍洋巾的尾帆，隨風飄揚著。她們一邊做著活，一邊用山歌和歡笑來裝點年輕活潑的生命。這是一朵一朵的花。這樣的花開遍了整個尖山洞田，把它點綴得十分鮮活可愛。

鵠鷹在人們的頭頂的高空處非非非地鳴叫著，展開了大如車輪的勁翼畫著圓圈，一邊向著藏了野物的大地覓取自己所需要的東西，那是一條蛇，或一隻死野鼠。在這樣的時候那是很豐富的，祇在田塍上、草叢裡、或小坡上。牠們在半天裡翱翔著、找尋著，小腦袋機警地時剛向左，時而向右地注視下面，忽然，牠猛的一擺身，以雷霆萬鈞之勢俯衝直下。再飛起來時，牠的腳邊則已抓著一個很長的東西了。那是蛇。牠於是朝著山崖或樹林飛去。

整個田隴裡由東到西，再由南到北，都充滿著匆忙的人影，明朗快活

的笑聲，山歌，小孩的尖叫、鳥鳴、和水的無人能解的私語。土腥、草香、汗臭，及爛在田裡的菁豆和死了的生物，那揉在一起的氣味在空氣中飄散著。太陽昇得更高了。

一切都集中於一個快樂而和諧的旋律裡，並朝著一個嚴肅的目的而滾動著，進行著。

哪個蒔田班子裡有人唱著恆春小調：

思啊；想伊……。

## 延伸閱讀

陳冠學《田園之秋》

### —品味時間—

- 1 何謂「田園文學」？〈做田〉是否可稱為田園文學？
- 2 試從古代田園詩人如陶淵明、孟浩然等人的作品，與現代田園文學作品，比較古今田園的同異變化。